

抗战中的温州

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 温州市教育委员会



浙江人民出版社

抗战中的温州

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

温州市教育委员会

主 编 薛振安

副主编 周星槎 林卫平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新登字1号

责任编辑:李子才

封面设计:孙璐

责任校对:张谷年

抗战中的温州
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
温州市教育委员会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杭州谢村电厂路)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25 字数 4.5 万 印数 1—20100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3-01278-9/K·342 定 价:2.80 元

380181

前 言

《抗战中的温州》一书在纪念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出版了。历史是一部教科书，抗日战争是一部最有说服力的书写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教科书。

抗日战争期间，日寇三次占领温州，奸淫掳掠，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浙南人民在中共浙江省委和浙南特委的领导下，直接或间接地奋起抗击日寇的疯狂侵略。浙南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牺牲精神，是一份留给后人的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编写了这个小册子，作为对广大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旨在永远记取中华民族这段倍受蹂躏和奴役的屈辱史，弘扬光大反抗外国侵略与压迫的民族传统，继承先烈遗志，增强忧患意识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爱国热情，坚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强不息，发扬艰苦创业精神，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

1995 年 7 月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革命故事

奇袭孙家溪
把中央指示带回来
浙东的一个桥头堡
光輝的生命
老交通員
英雄的心
倔强的紅小鬼
初上会稽山
在甬江怒潮中
东海游击总队
四明山一大媽
四明山上
战斗在浙东
和赤色群众在一起
紅色的女兒
战斗的一生
釣魚战
战斗在浙西南
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
重建八大隊
浙南刘胡兰

蒋明达著
远帆著
毛英著
胡易著
孔甫等著
董本等編
黄春明等著
樓春江等著
王博平著
朱葦著
陈布衣著
嘯远海著
刘宝生著
崔洪生著
余貴等著
余龙正著
万南等著
黄嘉斌著

12
34

統一書号：T10103•139

定 价：(5)一角五分

目 录

前 言

日寇三次侵踞温州.....	(1)
日寇在温州的暴行	(11)
浙南抗战烽火	(20)
温州抗日斗争纪念地	(33)
一份使日寇汉奸丧胆的宣言	(49)
温州八年抗战大事记	(55)

后 记

日寇三次侵踞温州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寇步步进逼，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和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温州，顿时成为大后方与东南各省沦陷区往来联系的主要渠道之一。由于温州港口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温州又具有物产丰富、资源充足、经济发达、市场繁荣等特点，因此一直为日寇所覬觐。日寇的铁蹄曾先后三次践踏温州，烧杀掳掠，为所欲为，使温州人民陷入苦难深渊。

第一次沦陷：13天（1941. 4. 19—5. 1）

1941年4月19日，温州第一次沦于敌手。日寇前后盘踞13天。这次日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攻占温州的，其意图何在？从来自日本的资料——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大本营陆军部》中可以窥见其梗概。

日本制定的这年对华作战计划中曾提到，“作战以维持治安与占领地区的肃正为主要目的，不进行大规模作战，必要时在短时间内，实行近距离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地区，返回原驻地为原则。”同时，还要对我国“施加重大压力”、“从地面、海面及空中加强封锁”、“加强对华经济压迫”。

在沿海则实行封锁作战，要求日本陆军与海军“同心协力对被用作输入抗战物资及输出内地物资之沿海港口，实行奇袭登陆占领，没收或销毁抗战物资及破坏设施，并在敌人（指中国军队）聚集到来前撤出”。他们还要求“应在各沿海地区反复实行之”。

温州是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早被日寇列入攻占的日程表之中。1941年4月18日夜9时许，日寇先派兵分乘小汽艇，溯飞云江而上，悄悄驶过瑞安城至沙垞登陆。登陆后，即将瑞温电话线剪断，而后经桐溪翻越桐岭奔袭温州。约1小时后，日舰开进飞云江，一部分日军沿瑞温公路向温州疾进，配合前一路日军形成钳形攻势；另一部分日军直逼瑞安城，瑞安沦陷。

次日黎明前，翻越桐岭之日军，分两路奔袭温州，至新桥会合后，从小南门、三角门攻入，抢占松台山、积谷山、资福山各制高点。沿瑞温公路疾进的日军，经帆游、白象、梧埭、南塘，也于拂晓前进入大南门。温州于19日沦陷。

此次进犯温州的日军，系日军登陆兵团的第5师团主力与上海方面海军根据地部队之一部相配合，有市民看到日军衣物上写有“福田”字样。日寇进犯时有飞机、大炮配合，飞机系来自台湾的日军第一飞行集团所属的第4飞行团。此次日寇侵温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即其进攻路线与史册上所载的明代倭寇侵温路线相同。

温州沦陷前，国民党专署、县的党政机关先后撤离，八区专署撤至枫林，永嘉（温州）县府退往瞿溪。但事前当局并未觉察日寇动向，直至日寇直逼城里，市民猝不及防，大都来不及疏散。

日寇进城后，敌各种机构随军进驻城内：日军司令部占驻府前街实业银行；日军自行车队占驻联立中学；通讯队占驻警察署；日军野战医院占驻瓯海医院；四顾桥三青团团部、朔门招商局、东门永川码头等许多地方，均为日军机构占驻。渔丰桥还驻有《朝日新闻社》。

此次日寇侵踞温州，旨在骚扰和掠夺战略物资。所有栈房被打开，铁钉、铅丝、西药、桐油等等物资被抢；百货公司等商店遭洗劫；九镇义仓存米被抢一空。小南门码头，五金、棉纱、布匹、粮食等物品堆积如山，一批批运往状元桥，再由日轮从瑞安方向运走。据当年永嘉县商会的统计，单工商业损失达1648万余元（当时谷价每斤1元）。

沦陷后没几天，一小撮民族败类即开始活动，王永山、周华国等人积极组织伪临时商会，公布伪商会会长、董事及各股主任。这些群魔还发布“安民布告”，要商店复业，要市民听命。市民愤恨万分。

据日军资料载：日军占领宁波、石浦、台州、温州后，“失去重要运输线的（中国）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企图夺回诸暨，将第10集团军集于该地东南方，（日）第13军命占领台州、温州的部队撤出转用”。

4月28日起，日寇异常紧张，街上禁止通行，全城实行大检查；午后，抓去市民百余人抬小汽轮到永瑞河，加紧抢运所掠物资。5月1日日寇撤离温州，分别由飞云江、状元桥登舰而去。

日寇撤退后，市民痛恨国民党当局平日害民有加，遇敌弃城而逃，群起将党部、保安司令部、县政府、警察署等机关捣毁。5月3日专署、县政府回迁城内，只得暂借公园饭店（现露

天照相馆)办公。

专员张宝琛进城后,即着手“缉奸除暴”。6日,在苍蝇牢刑场(现动物园),先后枪毙了40余人,其中确有乘机抢劫的该杀者,但也有许多百姓被冤杀。

第二次沦陷:36天(1942.7.11—8.15)

1942年7月11日,温州第二次沦于敌手。日寇前后盘踞35天。据日军资料载,日军1942年7月发动浙江(衢州)战役,最初的目的在于“歼灭浙江省方面敌军,摧毁其抗战意图,攻占其主要航空基地,粉碎美、英、华空军力量由该方面空袭帝国本土的企图”。后来,随着战事的进展,其目的又增加了“竭力破坏敌军设施,收缴军需资源,图使敌之抗战物质力量枯竭”。

在日寇的步步进逼下,我军节节败退,衢县、玉山、丽水等主要航空基地,先后遭到摧毁,日军认为“相信已粉碎敌利用此等机场空袭本土之企图”。攻占温州则是为了后一目的。在日军制定的“温州作战指导要领”中,明确地道出了攻占温州的意图,“攻占温州附近后,摧毁秘密运输线及英美潜艇辅助设施,没收或销毁军用物资,完成任务后立即返回,在丽水附近集结”。

7月7日,由金华进占丽水之日军——第13军(司令官为泽田茂中将)的小園江旅团,沿丽(水)青(田)公路向温州进犯。在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战史资料中,对当年日寇侵犯温州作了这样的记述:

“7月7日晨,旅团(指日军第13军的小園江旅团——笔

者)开始行动,以主力(右纵队)经丽温公路(沿瓯江北岸的路线),以一部(步兵第226联队——左纵队)经丽水—梅溪路线向温州进攻。第一日下午,主力纵队的前卫即遭敌军抵抗。在河岸无法展开,敌军两岸的斜射、侧射极有威力。在此危急情况下,临时小船队却意外建立奇功,巧妙地利用死角将步兵渡至敌军背后登陆。俘虏部分敌兵,迫使敌军退却。该小船队且不断将当地船只集中,增加兵力,成为一支拥有60只船能同时输送步兵近一个大队的船队。”

“旅团重视通过漫长隘路的速度,从黎明持续强行军至22时,8日夜占领松寮集,并将旅团全部兵力在此会合。旅团于9日占领青田,10日夜命主力渡过瓯江右(南)岸。11日旅团以一个纵队沿瓯江向温州前进,主力则经天长岭从西南进攻温州。当日下午在温州西南方与急遽配备的敌军发生半遭遇战,但敌担心失去退路,未作长时间抗抵,薄暮战斗结束。旅团命一部扫荡温州市内,当夜占领温州。”

上述日本资料记述日军侵温路线较为简略。日寇9日占青田后,至永嘉林福下村抬头山地方,分为两部:一部横渡瓯江,经横山翻越山洲岭至藤桥,再翻越天长岭侵温;一部沿公路南下,经朱涂、白上、桥下而至罗浮,留守部分兵力,主力则直趋乐清柳市。日寇在空军掩护下长驱直入,11日侵踞温州,乐清、瑞安、平阳等邻县相继陷落。此次侵温日军近千人,系日军辎重兵联队长高桥中佐所指挥。

沦陷前,专员张宝琛已接金华电报,得知日寇动向。他吸取上次教训,提前撤至农村。全城9镇13.6万余市民,约2/3及时疏散下乡。但在日寇进城后,仍有不少留城居民惨遭杀害,一些妇女被污辱。

此次日寇侵温目的，在于抢掠战略物资，因此大批物资抢到手后，日寇一日出动三四次强拉民夫挑运。

我驻温兵力与第一次沦陷时同。日寇进城后，有个不伦不类的维持会，杨金书（中药店老板）、蔡彪（青帮流氓）分别任正副会长，戴蔚廷（国民党党部文书）任秘书。但还来不及组阁，日寇就于8月15日取道来时途径，向金华方向撤退。曾拉去民工300余人挑运抢劫之物资。17日国民党党政机关返回温州。

第三次沦陷：282天（1944.9.9—1945.6.17）

1944年9月9日，温州第三次沦于敌手。日寇盘踞时间比前两次长，前后共281天。这次日寇侵温时，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德日法西斯已经走下坡路。早在这年（1944年）春季，日本在判断当年战争形势时，就哀叹“当前日德两国将分别被压缩到绝对国防圈内，而且我国之国力、战力自今年7、8月以来，将日益走上赤贫的道路”。事实正如他们所判断的那样。

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发动了大反攻，使德寇连续遭受毁灭性打击，红军主力已攻入德军占领的东欧国家，逼近德国本土。“联合军（注：指英美联军）在完全掌握制海、制空权情况下，在一个月內约100万兵力在法国的诺曼底半岛登陆，构成欧洲第二战场”（引自《大本营陆军部分》，下同）。反法西斯同盟军正从东西两面夹击德国，德国末日已日益逼近。

在亚洲和太平洋，和德寇节节败退一样，日本在太平洋方面的所谓“绝对国防”已被突破。美军在太平洋由逐岛进攻发

展为越岛进攻,美空军先后轰炸了日本九州,使日寇“终于感到激烈战局已逼近本土”。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正集中全力打击日寇。

在日本国内,人民的反战情绪增强,使统治者惊呼“日本国民当中对战争前途也开始出现悲观征兆”。一些重臣和宫内亲信“反战和平的活动极为活跃,其他各阶层批判战争的呼声也逐渐高涨”。

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第7个年头,日寇为了挽救其深陷泥淖的困境,于是策划从我国东北打通亚洲走廊,企图把印、缅联成新的后方,以此来作垂死挣扎。他们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侵占了我大片土地。南北铁路虽被打通,但始终未能全线通车。战争形势的发展对日寇越来越不利。它为了防止盟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决定实行浙东作战。

日军在1944年7月18日的《浙东作战陆海军中央协定》中,阐明作战目的:“在于确保浙东沿海要地,封锁敌美军在该方面登陆企图于未然。同时,谋求沿岸海上交通的安全,且使其成为舰艇之中转基地。”占领地点:“以温州及福州附近沿海要域为目标。”占领时间:“预定为8月上、中旬。”作战兵力:“温州方面,步兵4个大队基干、中国方面舰队之一部。”

原先日寇进犯温州定于8月上中旬,后来却推迟至9月上旬,这是因为日寇“目前需要急速加强西南群岛、台湾、菲律宾方面的战备,7、8月间的兵力、器材的运输量随之增加,为了加强护航与确保所需船只,因而浙东作战实行时机需要稍为推迟”。

9月7日,日寇沿金(华)、丽(水)、青(田)公路进犯青田;次日下午4时,先头部队在空军掩护下进至林福下村抬头山

地方，而后分两路如第二次侵温路线进逼温州。9日温州沦陷，乐清、瑞安、平阳相继沦陷。

沦陷前，各机关均撤离，专署撤至瑞安高楼，在雄溪岙底设立“江南办事处”；永嘉（温州）县府退往枫林，在沙头地方设“江北办事处”。市民也事先得到通知，7日上午又发出警报，因而有充分时间疏散。沦陷前一日下午，国民兵团督导员张贤良所率自卫队和警察数十人在岙岙与入侵之敌发生一场遭遇战，沉重打击了敌人。其余驻军均已撤离。

此次侵温日军为第13军第70师团的黎冈旅团，侵踞温州的系后藤联队，共4个大队。日军部队番号为“精锐”，代号为“468检字号”。在乐清深水港磐石设有“日本皇军永乐总防区司令部”。另有1山炮连、1排宪兵和1个政务班（主任持田）。兵力比前两次多，共3000余人。日寇还收编台州洋土匪“乌军”1个大队，200余人，在温州各码道担任水上检查任务。

日寇一边叫嚣“长期占领”，一边又深感兵力、武器不足，于是常在夜间拉出一部兵力出城，白天则从另一方向进城，使市民产生“日军不断增加兵员”的错觉。同时，从农民家中抢来竹箬，卷成圆筒设置在各制高点，伪充大炮来迷惑市民。1945年2月9日这天，日寇特指使城里流氓到各花炮店收购大批鞭炮，留在阵地作虚张声势之用。

此次日寇进城有久踞之意，故即搜罗社会渣滓，在城区9镇先后成立基层伪组织。次年2月又在瓯海实业银行（在府前街）成立伪自治会，由吴江冷（原任永嘉县教育局局长）任会长。后来又将自治会改组为伪县政府。由谢醒吾（原任伪新昌县警察局长）任县长。所有伪组织均由盘踞商业银行（在铁井栏）的政务班控制。

不论是伪自治会或伪县政府,其内部组织均甚健全,有秘书室、民政、文教、建设等科,有田粮处、经济调节委员会,有缉私处、警察局、看守所、侦查队等等。改组后的伪政府,还增设财政局(下有田粮处、总务处、税务处)、司法院,还有《新温州日报》等。此外,还有一个由日寇控制、名为贩运食盐实为政治机构的“兴华庄”。日寇一面自己动手掠夺战略物资,一面责令伪组织横征暴敛。木材、铁、油等大批物资被敌舰运走。此次沦陷因时间长,损失之数难以统计,仅10余个主要工厂,其损失即达1.589亿余元(当时谷价每斤25元)。

日寇为了长期占领,采取各种手段毒化我市民:城内烟馆遍设,鸦片、白粉、红丸莫不兼备,怂恿市民售毒吸毒;妓馆公开营业,嘉会里巷、飞鹏巷、县前头等遍设妓馆,汉奸谢柏生还设立了所谓“慰劳所”;遍设赌场,到处设有花会坛,最有名的是“百乐门”和“仙园”。整个温州城被搅得乌烟瘴气。

我驻防兵力近5个团,5000余人,已先一日撤离。最高指挥官赵复汉及其大部兵力退驻高楼,永嘉县自卫队退驻枫林。

但是不甘受辱的温州爱国军民不时以各种方式打击敌人。1945年2月13日,日军在上河乡遭到袭击,伤亡甚重。21日,3名日军被暗杀;日军司令部、伪盐税管理处被炸;伪县府办公处及大街小巷散发《告黎冈后藤持田书》的传单;在伪县府门前贴上抗日布告《抗战接近胜利,汉奸及早回头》。在岷岗山、莲花心、汤岙等地,驻军二十一师、三十三师与日寇发生过数次激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45年5月8日,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此时,日寇意识到自己面临穷途末路,急忙收缩兵力,企图确保长江三角洲一带,负隅顽抗。5月中旬,厦门、泉州和福州的日军从陆上

撤退，27日到达平阳，8月10日到瑞安，12日撤至温州。17日与温州日军一起撤至乐清集中，后经台州撤至宁波往上海。日寇撤出温州时，恐遭我游击队伏击，均将军衣脱下，与抓来的民夫调换穿，形象十分狼狈。此次温州光复正值端午节期间，群众热烈举办龙舟竞渡，以示庆祝。

1945年8月10日凌晨，日本御前会议上，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10日晚，日本投降的消息就传到温州。《浙瓯日报》社人员，当晚便在街头张贴《快报》，并高举写有“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方牌，一边敲锣打鼓，燃放爆竹，一边振臂高呼口号，从花柳塘出发，经五马街直至西门。顷刻间，全城沸腾，欢声雷动，人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经历了8年的艰苦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日寇在温州的暴行

抗日战争期间，温州屡遭敌机轰炸，尤其是在它三次沦陷期间，日寇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温州人民遭受了惨重的灾难。1938年2月20日，温州第一次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4架日寇轰炸机在上午11点左右飞临温州上空，然后分成两组，交叉由东至西、由西至东盘旋飞行，在南郊投下了30多枚炸弹，炸死2人，炸伤2人。刚建不久的温州南塘飞机场也未能逃脱厄运。南塘飞机场位于温州城郊南塘至划龙桥、横渚、吕浦之间，占地约500余亩，是在抗战爆发后为了战争需要而建造的军用飞机场，一直还没启用，只是为了迷惑敌人曾用竹、木、布等材料伪造了4架战斗机及百余个稻草兵。谁知第一次飞临机场上空的竟是日寇的轰炸机。3月28日敌机三四架再次轰炸南塘飞机场，正在机场附近田间耕作的农民张岩友与女儿猝不及防，当场被炸死，父女俩血肉模糊，肝脏飞挂在田边树枝上，场面惨不忍睹。此后一直到6月份，每月都有几次空袭，比较集中于南郊至梧挺一带，大概日寇以为是军事基地所在，因而敌机或投放炸弹或机枪扫射，致使无辜平民伤亡无数，民房也被毁被炸。另外西郊下寅五仑头一带是当时温州工业区，高耸着几家锯板厂的烟囱，日机也没有放过这个明显的目标，鼎泰、福音、百特利、大东、陈昌记等锯板厂及其